

人生六十亦青春

□杨力

1997年，父亲满60岁，正式退休。在同事为他举办的“告别”宴上，父亲喝醉了，满脸涕泪，难掩忧伤。

这也难怪，父亲的一生，始终带着一份对自己的骄傲。青年时期，他凭借自身努力参军入伍，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锤炼意志，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；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，他勤恳工作，靠实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。闲暇时，他最爱打球和琢磨音韵，吹拉弹唱样样行，每当逢年过节，总少不了他登台表演的身影，每次都能赢得阵阵喝彩。做人方面，他低调谦逊，从不张扬，又凭着一手好文采广结人缘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父亲永远乐呵呵的，达观的性格，让他身上总透着青春的朝气，活力十足。

可父亲到了退休年龄，仿佛青春的旋律骤然停住。要说父亲心里没有一点忧伤，那肯定是假的。

借酒浇愁的第二天，父亲从宿醉中醒来，一睁眼就急忙说要去见一位朋友，和对方一起做件事。

父亲要见的这位朋友，比他早退休两年，退休后在街边开了家茶园，生意却平平淡淡。得知父亲退休，这位朋友立刻邀请父亲去帮忙。父亲赶过去一看，心里便有了数：这茶园好好经营，绝不会亏损，干脆就和朋友合伙干吧。

有了父亲的帮忙，老友重新燃起了信心。而父亲过去广结人缘，这时候也派上了大用场，很多人听说父亲在茶园，都特意过来，其中不少还是忘年交。朋友们在茶园里叙友情、忆往事，偶尔也会聊聊生意、牵牵姻缘。父亲则主动承担后勤工作，和请来的小工不分彼此，亲自为大家斟茶、助兴，小小的茶园里人声鼎沸，格外热闹。

到了年底茶园分红时，朋友说茶园能盈利，很大程度是靠父亲帮衬。可父亲却摆着手拒绝，只象征性地拿了一点。他说，来茶园帮忙，不只是帮朋友，更是帮自己。你想啊，一个精力旺盛的人突然闲下来，如果不找些事消耗精力，就像一列疾驰的火车突然急刹，容易出问题。来茶园做事，相当

于给自己找了个缓冲期，能有时间适应社会，所以说到底，是他帮了茶园，茶园也帮了他。

父亲在茶园干了两年，之后便辞别老友，去了另一位朋友开的餐厅帮忙，没多久，餐厅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。朋友看着心里过意不去，对父亲说：“请你来帮忙真是委屈你了，以你的能力，自己开家餐厅肯定能做得更好。”父亲却笑着回答：“我在茶园不仅让生活充实了，还顺便摸遍了茶道；到了餐厅，跟着大厨学厨艺，正好弥补了过去的短板，回家露一手时，你阿姨还直夸值呢！”说得朋友也哈哈大笑起来。

父亲过了65岁，又向开餐厅的朋友辞了职。朋友极力挽留，父亲解释道：“不同的年龄段，该做不同的事。刚退休时，得找事消耗旺盛的精力；现在我更想追求内心的宁静，提升心境，所以打算找老师学书法。”

父亲的书法老师，是社区志愿者队伍的一员。虽说是志愿者，却也是当地书法界的行家，这也是政府为

退休老人打造“老有所乐”生活所做的实事。父亲用惯了吹拉弹唱的手，也带着跑茶园、跑餐厅时的那股认真劲儿，在社区书法班学得格外投入。半年下来，他的书法技艺虽远不及“颜体”那般精湛，却也常被朋友们夸赞得脸红。回到家，父亲才认真地跟母亲说：“学书法是小事，能结识一群热爱书法的新朋友，让心里充实起来，才是最大的收获。”

父亲过了70岁，又报名参加了老年活动中心成立的合唱团。自己乐在其中还不够，又动员母亲也报个老年兴趣班。就这样，父母在晚年都找到了生活的乐趣，每年还会跟着老年团参加“夕阳红”旅游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转眼父亲今年已经88岁了，每天依旧乐呵呵的，而我也到了该退休的年龄。和父亲聊起退休后的生活，我心里竟一点也不担心。在我看来，别说“人生六十亦青春”，就算是88岁的父亲，有时候还真像个充满活力的小伙子，他，就是我们后辈最好的榜样。

蔡风

望海潮·乙巳重阳节 有味·依柳永谱

□姜义华

渝南坡陡，黔中山峻，秋深亦涌风华。丹桂紫莹，香云薄雾，相从盐道人家。瑶鹤系芦花。曲溪拽草树，相看无涯。碧水涓涓，丝纶漫卷竞鹭奢。

重阳夕韵浓耶！有三千野菊，十万红霞。濡笔点睛，鸣蛩远寂，咿呀膝下娇娃。长醉问桑麻。乘兴追明月，尘事为茶。暮日悠然趋景，看世路无涯。

生花生

□张绍琴

回家路上，我又看到那个卖花生的婆婆。下午上班路过时，她就坐在那儿，蛇皮口袋的袋口向外翻卷，袋里装着半袋花生。半天过去，花生似乎没卖出多少，还是先前那半袋的样子。

我不由自主地问：“花生多少钱一斤？”“八元。”她立刻侧过身子去取塑料袋，动作里藏着几分急切，像是怕迟一秒就会错失买主。

我打量着她：花白的头发，黝黑沧桑的脸，身上是朴素整洁的棉绸衣服，一旁还放着个背篓。想来她平常该是在城郊种地，只在收获季才进城来卖。我忽然想起自己没带现金，又猜她大抵用的是老年机，便有些局促地说：“糟了，我没带钱。”她正准备抓花生的手顿住，愣愣地看着我。我赶紧补充问：“您没有微信扫码吧？”她愣着的表情顿时松弛下来，指了指旁边缝补衣服的摊子：“没关系，能在她那儿扫了转给我。”

我买了一斤生花生，边走边吃。生花生特有的清香味，像一把温柔的钥匙，轻轻一转，就打开了记忆深处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。

童年秋天的快乐，是从收花生开始的。母亲总在五月过后，选出最饱满的花生做种子，头天晚上用温水泡上，她说这样容易出芽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母亲扛着锄头、提着花生种，走向家对面的坡地。那是块沙地，最适合种花生，也方便收。我跟在她身后，看她弯着腰，在初夏的阳光下一窝一窝点下种子，也点下满心的希望。母亲常说：“花生实诚，点下一颗，能还你一捧。”

等待花生成熟的日子格外漫长。直到风里带了凉意，田里的花生叶微微变黄时，母亲才会扛着锄头对我说：“走，咱们收花生去。”那是我童年里最盼的时刻。

锄头轻轻落下，再一提，整棵花生秧就带着泥土的芬芳跃出地面。母亲随手一抖，裹在花生上的沙土簌簌落下，一束束花生挂在秧上，像缀满了小小的铃铛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欢快地唱起来。我站在地里，迫不及待摘下一颗，剥开黄白色的壳，露出粉嫩嫩的仁儿，一股清香甜脆的味道瞬间漫满唇齿，那是秋天最鲜活的滋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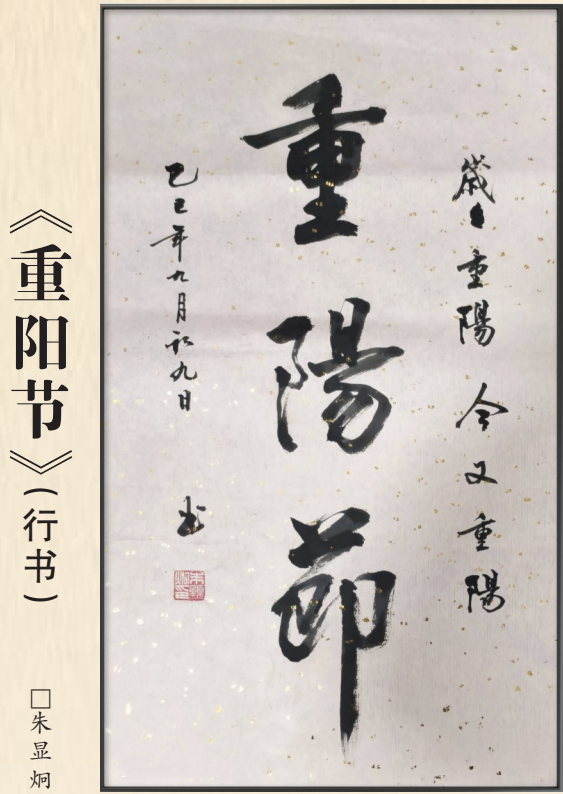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把收回家的花生洗净、沥干，平铺在竹篾编的烘笼上，借着煮饭后灶膛里炭灰的余火慢慢烘干。昏黄的灯光下，浓浓的暖香在屋子里漫开，丝丝缕缕渗进我童年的梦里，连梦都变得香香的。偶尔有花生“啪”地轻轻爆开，像熟睡时的呓语，细碎又温柔。烘好的花生倒在筐箩里晾凉，最后装进口袋，便是全家人晚上围坐时最解馋的零食。

夜里，父亲爱泡上一盅老鹰茶，就着灯光修补农具；母亲则在灯下补衣服或纳鞋底。我们小孩面前摆着书本作业，写一会儿字、读一页书，就伸手去抓花生，剥开了抛进嘴里细细嚼。父亲和母亲吃得少，总眯咪咪看着我们，眼里满是温柔。暖黄的灯光把一家人的影子映在墙上，晃着、叠着，满屋子都是安稳的暖意。

后来，我离家读书，在小城工作、安家，像一颗被风吹远的花生，离故土越来越远。有了孩子后，母亲进城帮我带娃，从此再也种过花生，也没再烘过花生。我们吃的花生，都是从干果店买的，蒜香的、五香的、水煮盐味的、多味的……母亲总感叹：“城里的花生，口味就是多。”

去年初秋，母亲走了。我们把她送回老家安葬，再回到老屋时，久无人住的土墙早已坍塌，当年烘花生的竹烘笼也没了踪影。只有花生的香味，还在记忆里飘着，有泥土的清新，有灶火的温度，更有母亲掌心的暖。

此刻，我走在城市的街道上，手里提着刚买的花生花生。又剥开一颗放进嘴里，眼前忽然浮现出童年的画面：地里站着个剥花生的小孩，身旁的母亲还很年轻，正弯着腰、挥着锄头，一窝一窝地挖着花生，阳光洒在她身上，暖得像一场不会醒的梦。



《重阳节》（行书）

□朱昱炯

《重阳眺秋霞满坡》（油画）□梁光华



桂香暖重阳

□王治刚

秋阳总算挣脱阴雨的纠缠，选中重阳节这天，把金光尽数洒在南州广场上。老人们循着暖意走出家门，小小的广场顿时跃动起来。

广场西侧有两棵老桂树，修建广场时便移栽至此。如今亭亭玉立、枝繁叶茂。前些日子经过，桂树还只是零星缀着些碎花，香气似有若无；今天再来，竟开得满树热闹。离上班尚早，我也想在此多享受会儿秋阳的馈赠。细瞧，点点细碎的金黄藏在枝叶间，密密麻麻、挤挤挨挨，像是聚在一起赴一场盛会。

一阵风吹来，花瓣簌簌飘落，早已铺了金毯的地面又厚了些。桂花的香气也从淡转浓，站在广场的每一个角落都能闻到。深吸一口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。

两棵桂树下各有一个花台，此时早已坐满休憩的老人。他们中，有的相识已久，有的只见过一两面，有的则素昧平生。可一旦聚到一起，没一会儿就闲聊开来，话里满是子孙的琐事。“我家小孙子上周考了双百分，我特意给他买了身秋装。”一位大妈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笑意。旁边的大爷接话：“我那孙女在外地上学，一早就给我打电话，说寄了件毛衣过来，怕我冷着。那可是她省了生活费给我买的啊！”另一位老奶奶插言：“儿孙有心就好，我们把自己的身体保重好，他们才能省心。”一句句家常话裹着桂花香，慢悠悠飘向远方。

左侧桂树下的花台边，一场五子棋正下得焦灼。我凑过去看，交战双方是一位大爷和一位大妈。大爷是个急性子，落棋又快又重，还总催对方：“你倒是快点，跟别人下都该下第二局了！”大妈握着棋子悬在半空，琢磨了半天也没落下，反倒冲大爷笑笑：“急什么？重阳的日子还长着呢！”几个回合下来，大爷急得抓耳挠腮。周围站着几位观棋的老人，有的点头，有的摇头，没人多言，任由桂花落在肩头，又被风轻轻吹走。

大妈接连摆出“反三”，最终以二胜一负赢了棋局。大爷笑着认输：“还是你稳当，都怨我下得太急。”大妈捡起落在棋盘上的桂花，轻轻一吹：“这就对了，下棋跟过日子一样，都得慢慢来。”

右侧桂树下的花台边，几位老人正闭目养神，任由秋阳把全身晒得暖洋洋的，他们图的，就是秋日里这盼了许久的暖意。风又起时，桂花瓣漫天飞舞，落在老人们头发上、肩膀上、衣角上，没人伸手拂去，仿佛这是秋日特意送来的馈赠，正温柔地拥抱着每一个人。

“人闲桂花落。”看着飘零的落花，不知是谁轻声吟了一句。离开广场时，我在心中悄悄对出下句：“心静福寿长。”

品诗写诗度重阳

□吴国平

金风送爽，今又重阳，菊花傲霜遍地香；久久思量，久久难忘，九九重阳胜春光；清茶一杯，秋雁两行，品诗写诗度重阳。

《易经》以“六”为阴数，“九”为阳数，农历九月初九，两九相重，故曰“重阳”。重阳，是一个古老而鲜活的节日，是一段登高望远、孝亲敬老的温馨时光，它早在战国时期便已萌芽，至唐代正式走向民间。古往今来，人们登高望远、赏菊花、尝糕饼、饮佳酿，在这些熟悉的场景里触摸先人的悲欢，也融入个人对美好情感、幸福生活的期许。这份情感代代相传，最终汇聚成河，沉淀为绵延两千余年、内涵丰富的重阳习俗，也孕育出光芒四射、千古不衰的重阳诗篇。

随着时代变迁，重阳节被赋予“老年节”的新身份，为这个延续千年的传统佳节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涵。退休步入晚年，年轻时不甚了了的重阳节，如今成了老年生活里的常客。我时常研读重阳文化，尤其偏爱古人吟咏重阳的诗词。古人对重阳节怀有深厚情感，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，或抒节日之怀，或寄思亲之情。唐人李益的诗便将这份情感写得淋漓尽致：“新月和秋露，繁星和夜霜。登高今夕事，九九是重阳。”

诗人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更是广为流传、妇孺皆知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其中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一句，精准道破人们共通的心理体验——节日里对远方亲人的思念总会格外浓烈。正因如此，这首诗总能深

触动离家游子的心扉。

杜甫在艰难潦倒之际，曾于重庆奉节居住两年，写下《登高》一诗（注：《登高》为七言律诗，非“词”）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”这首诗写得字字泣血，全文虽未提“重阳”二字，却将这个重阳的痛楚刻入骨髓。写景时满纸孤独，抒情时尽是悲感，既强化了秋日的萧瑟，更彰显出诗人超凡的诗才。即便相隔千年，我们仍能透过诗句，触摸到杜甫远离长安与故乡的苍凉心境。后世学者赞誉此诗为“唐人七律之冠”，实至名归。

唐诗中咏重阳的佳作比比皆是。杜牧的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”，字里行间透着老顽童般的豁达，恰合当今社会推崇的“减压”心境；卢照邻的“九月九日眺山川，归心归望积风烟。他乡共酌金花酒，万里同悲鸿雁天”，与王维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同为思亲之作，可谓异曲同工。孟浩然在《过故人庄》中写道：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这首诗虽非作于重阳，却满含对重阳时节与故人欢聚的期盼，足见古人对重阳节的看重。

“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销金兽。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橱，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这首《醉花阴》是李清照婚后所作，词人以重阳把酒赏菊为引，烘

托出凄凉寂寥的氛围，将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与形单影只的孤寂倾泻而出。“人比黄花瘦”一句更是神来之笔，将女子的幽怨写得入木三分。一首《醉花阴》，尽显“千古第一才女”的学识与才情。

清代词人纳兰性德，曾于重阳时节出使塞外。佳节思亲之情涌上心头，他倍感孤寂，遂作《采桑子·九日》：“深秋绝塞谁相忆，木叶萧萧。乡路迢迢。六曲屏山和梦遥。佳时倍惜风光别，不为登高。只觉魂销。南雁归时更寂寥。”读来字字含情，足以引发佳节漂泊游子的深深共鸣。

如今，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交通发达，通讯便捷。中华民族正行进在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、实现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，人们在节日里少了往日的孤独与寂寥。特别是老人们，过上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美好的生活，正如毛主席在词中所言：“不似春光，胜似春光。”每逢重阳佳节，我都会写诗作文，抒发欢度节日的喜悦。往年曾作《重阳感怀》：“霞日照耀色彩飞，欣观硕果满枝头。望眼遥送雁翱翔，登高重九祈福寿。赤橙黄绿景添花，阴雨风雨畅通透。满目生机豪情染，莫问人生几度秋。”今年亦有新篇《重阳感怀》：“一年一度又重阳，万里秋澄覆浅霜。北岭枫燃争绚烂，东篱菊绽竞芬芳。情牵旧事心犹炽，笔写新篇志未荒。盛世当圆复兴梦，登高笑指少年狂。”如诗如歌的重阳，历经沧海桑田的千年变迁，依旧不减永恒的浪漫。诗因重阳而生辉，重阳因诗而增丽。

